05

勇闖香港三尖

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」蚺蛇尖、青山和釣魚翁應該是有「尖」則名的表表者。此三山均以山峯尖削陡峭為名，合稱「香港三尖」。爬過三尖，似是代表自己在行山方面有一定經驗、技巧和膽識，在本地山界猶如資歷認證般，吸引了不少人去挑戰它們。
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 / 試閱：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 / 試閱：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

三尖之中，最易入手的為釣魚翁。釣魚翁山形酷似漁夫的笠帽，又像漁夫披簑衣垂釣的姿態，因以為名。另一說法指，釣魚翁橫看像俗稱釣魚翁的普通翠鳥之長喙和身體，故以此為名。遠看釣魚翁不覺它尖削陡峭，只有從廟仔墩那邊看過去，才看到其尖削的真面目。南、北兩脊均有山路可攻頂，部分路段的坡度的確超過 60°，但也未算十分艱辛才能攀上，不過還是需要少少掙扎才能登頂。所以，有時也不太明白釣魚翁是如何打入三尖之內。用努力和汗水換來的風景特別美，釣魚翁上風光如畫，山下清水灣的海水湛藍清澈，青翠的山巒臥在其上，悠逸恬淡如置身世外桃源，令人忘憂。

完成釣魚翁後，下一個可挑戰青山。青山因山腰的「香港三大古剎」之一——「青山寺」而得名，英國人則覺得遠望山頂狀如堡壘而稱之為 Castle Peak。青山在三尖之中最高，但它從甚麼角度看過去也不太尖削，實在更令人費解青山何以會被列在三尖之內。不過，青山的確比它四周的山突出，從不同地方遠遠看去也很容易一眼認出這座較「尖」的堡壘。登青山不用高超的攀爬技巧，但一定要夠腳力，事關由平地起行直上五百多米的梯級，如沒非凡耐力是撐不下去的。在青山之巔，不容錯過俯瞰青山腹地的機會。青山腹地為青山下的丘陵地帶，由於土地貧瘠、水土流失嚴重，因此看起來千瘡百孔，山陵線特別突出，造成香港西北獨特的地貌。離開時要經這些顛簸的山路下山，比上山困難，反而要加倍小心。

最後來到三尖的終極挑戰——蚺蛇尖。蚺蛇尖是三尖之中最實至名歸的山峯，堪稱「香港第一尖」。坊間一般說它外型尖削挺拔、山勢蜿蜒而上，如昂首挺胸的蚺蛇而得名。翻查過 1958 年出版的《港九地名志》及饒玖才的《香港地名探索》，兩者均指出「蚺蛇」為「大牛」，網上亦有說香港四大原居民之一——古越民的古越語中，「蚺蛇」是「大牛」的意思，可能是古人覺得蚺蛇尖和相鄰的米粉頂兩山外形似牛角而名為大牛。如果這說法屬實，大概想像到蚺蛇尖在幾百年前跟現在差不多，已被大自然的鬼斧雕琢得相當尖削。

由大浪坳上行不久，蚺蛇尖驀然在面前冒出，立時被它的雄風所震懾。如果要為香港選一座聖山，那實非蚺蛇尖莫屬。蚺蛇尖一峯獨秀、冠絕羣倫、氣勢非凡，望着其頂峯進發的每一步，均有種朝聖的感覺。過蚺蛇坳之後，真正的考驗開始。一路上浮沙碎石滿地，坡陡無級，溜腳難前，幾乎全程都要手腳並用，在最後一段甚至要貼着地面向上爬，踏一步便下滑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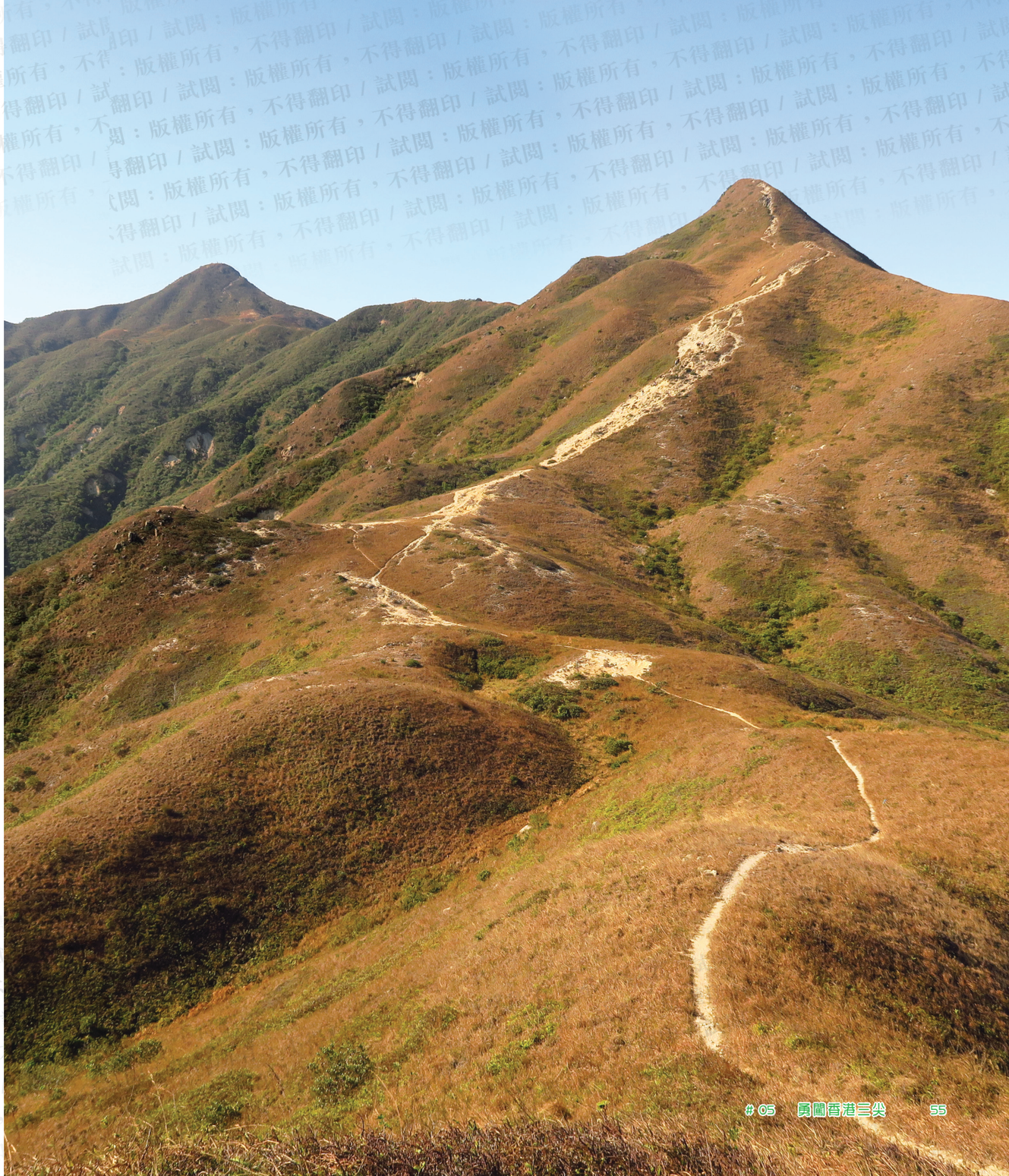
步，狀甚狼狽。不過，蚺蛇尖上的風光絕對值回票價。在蚺蛇尖上，大浪四灣盡收眼底，看着白浪緩緩地衝上白沙，是一幅無與倫比的風景畫。高峯過後的旅程依然豐富，走到荒涼的天涯海角，又踏過隱世、雅緻的沙灘海灣，直至夜幕低垂才走到終點。雖然雙腿痠軟不已，但蚺蛇尖之雄偉形象烙印在心中揮之不去，在滿天星斗的回程路上仍然令人非常回味這趟旅程。

征服三尖等標誌性地方不知在甚麼時候成為山界文化，坊間不時聽到完成的人拿這些「認證」來炫耀，而且未滿足於征服三尖，其後又繼續挑戰其他高難度路線，例如「劏大魚（嶼）」，即一日之內將大嶼山兩極從北到南走遍；又或是「三牙全走」，即一日之內在狗牙嶺的西、中、東三條險要山脊上上落落。這些路線都相當刁鑽和艱辛，給人帶來成功征服之快感。這就像那些成功挑戰世界高峯的人，急不及待又想要征服下一個高峯。為成功挑戰自己、克服困難而高興沒有不可，但好奇一問，這種成功征服自然的認證有那麼重要嗎？為甚麼人總有征服自然的傾向呢？

山中靈思

你使他比上帝（或譯天使）微小一點，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。

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萬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牲畜、空中的鳥、海裏的魚，凡游在水裏的，都服在他的腳下。（詩八 5-8）


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 / 試閱

這段經文提到人在上帝心中有尊貴的地位，又被委派去管理萬物，還表示萬物都服在我們之下。這豈不表示我們人類雖然脆弱，但事實上自然都得被我們征服和掌控嗎？想要征服自然源自人類自大、自傲的心態，相信並不是經文的原意。愈追求大地盡在腳下的優越感，愈顯出人內心深處有多恐懼和自卑。你我心知肚明，人在大自然面前根本不堪一擊，處處都是限制，所謂的成功征服也只是自欺欺人，然而長久以來，人類仍樂此不疲地參與這征服的遊戲。

山，是我們的良朋，不是用來征服的。行山，是一趟探訪自然之旅，每次登頂就如見闊別多時的好友，內心有種久別重逢的激動。有些山嶺如三尖般較險峻，如能有緣一見，應該謙卑地心存感恩和敬畏。與其在意征服多少關卡，不如專心看山給我們預備的見面禮。蚺蛇尖之雄偉、青山腹地之奇特和釣魚翁之詩情畫意，不才是行三尖最好的收穫嗎？

反思問題

一、征服自然源自人類自大、自傲的心態，你也有這種驕傲的傾向嗎？

二、你覺得我們和自然之間是甚麼關係？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，還是良朋？

三、下次回到自然的時候，你會將焦點放在哪裏？

祈禱

求主叫我們不要自以為高，叫我們明白自己的限制，不以征服的心態對待自然，與祢所創造的同遊於天地間，阿們。

了解本篇路線資料：

釣魚翁　青山　蚺蛇尖

28

森林的二次生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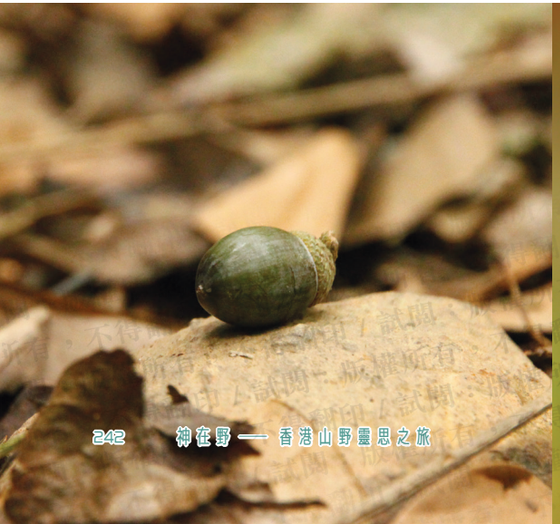
僅僅「森林」二字，已藏了五個「木」之多，相信在古人眼中，森林是個植物豐饒、大樹林立的地方。根據現代的定義，森林為面積大於半公頃、樹木高於五米、樹冠覆蓋率大於百分之十的高植物密度生境。那麼香港有森林嗎？香港以前曾是一大片原生森林，不過在 1840 年代、香港開埠初期到埗的外國人卻形容香港郊野是「荒涼、了無生機、光禿禿的」。當時香港不少山林已被過度開墾，以致山頭變成禿地。再加上二戰時遭大量砍伐，山頭更是滿目瘡痍，令原生森林消失殆盡。二戰後，當石屎森林蓬勃地在森林的外圍冒起時，森林的植被也在慢慢恢復，演化成次生林。到大埔滘走一趟，那裏有全港最大、最成熟的次生林，可一邊在鳥語花香中享受森林浴，一邊享受森林為我們準備的生態盛宴，感受森林的二次生命。
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 / 試閱

沿着大埔滘的「四色林徑」，可暢遊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的不同角落。紅路和藍路較短，分別只有三公里和四公里，相當平緩好走，眨眨眼便走完，屬合家歡路線；啡路及黃路較長，分別為七公里和十公里，攀升較多，需要較多體力。走在大埔滘的森林中，大樹參天，林蔭下鬱鬱蔥蔥，但與原生森林相較之下，大埔滘的次生林仍是十分年輕，從樹幹纖幼的「腰圍」已可略知一二。突然瞥見地上有顆橡實種子，估計是來自殼斗科柯屬的樹木。它戴着一頂畫家帽子，圓潤飽滿的外表十分可愛。殼斗科的樹木原是香港原生森林的優勢種，不過經歷之前的「大屠殺」後，為它們播種的小動物卻一去不返。它們只得靠種子從樹上掉到地下，然後滾到附近的空地發芽生長。這樣的播種方式限制了它們擴展的範圍，所以即使森林如今重生，也不代表森林能回復原貌、對林內的物種沒有影響。有些人為傷害留下的瘡疤，在大自然中是久久不能磨滅的。

大埔滘的次生林有本地原生的樹木，也有引入的外來品種，過百種樹木混雜地在一起生長。豐富多樣的植物品種營造出宜人的生境，逐漸吸引動物在此聚居。這裏錄得超過一百六十種雀鳥，是觀林鳥的好去處。警覺地在林中尋覓鳥蹤，忽爾一陣「鳥浪」飛過，數十隻雀鳥躍現枝椏上，齊聲高歌合唱。屏聲靜氣豎起耳朵細聽，各種雀鳥的嗓子都不一樣，有的吹出輕盈的口哨聲，有的發出清脆的金屬鈴聲，有的沙啞地叫嚷，有的如諸事八卦的三姑六婆成羣吱吱喳喳般嘈吵，但各聲部組在一起卻出奇地和諧。四季的留鳥都不盡相同，天天也交織出耳目一新的樂曲。

▼ 殼斗科柯屬 *Lithocarpus* sp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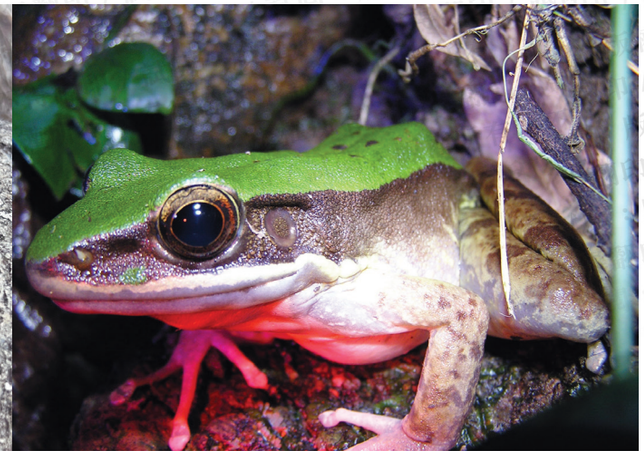
▼ 領木蜂 *Xylocopa collaris* ♂

走得累了，就坐在山澗邊用透心涼的溪水洗臉，聽淙淙的流水聲忘憂。一隻深灰褐色的香港瘰螈伏在淺淺的溪底中，等待獵物出現。香港瘰螈是本港唯一的蠑螈品種，腹部的橙色斑點是牠的標記。香港瘰螈的保育狀況列為近危，而大埔滘水質清澈，讓牠們總算有個安樂窩棲息。晚上的大埔滘熱鬧依然，打開電筒細心搜索，原來路旁站着幾隻青蛙，偶爾發出呱呱的叫聲。夏天是螢火蟲繁殖的季節。在盛夏之夜，在溪澗旁把電筒關上，提着燈籠的螢火蟲無所遁形，在漆黑中閃出一點點螢光。無論日夜、四季，大埔滘都在上映着不同的生態戲碼，每次到訪都有令人驚喜的發現，揭開一個又一個自然的故事。

沐浴在大埔滘森林的氛圍中，煩躁的心情頓時煙消雲散，心境平靜下來。然而在寧靜背後，森林卻一直忙碌地運作着。除了忙着照顧林中一眾生物、為牠們提供食物和居所外，森林的樹木用身軀遮風擋雨、用根抓緊泥土，防止水土流失，又抖
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 / 試閱

▲ 香港瘰螈 *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*



▲ 大綠蛙 *Rana chloronota*

落身上的葉子，把養分還給大地。更重要的是，森林在默默地為我們「儲碳」。樹木透過光合作用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，並轉化成有機物質儲存在體內，有助減少由人類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這種溫室氣體，從而減輕溫室效應、減慢氣候變化。

大埔滘森林的確保留了下來，並處處受到保護，只是我們轉而向外地的森林提取森林資源，間接破壞地球上的其他森林。樹木在地球的另一端倒下之時，地球上又失去了一些「儲碳」分子，並將二氧化碳釋放到空氣中，加劇氣候變化。但可悲的是，很多人在使用木製品如紙張、家具、木筷子時，完全不察覺自己成了樹木的劊子手，沒有為我們的消費而感到歉疚。而且，森林是土地和氣候的守護者，也是人類資源的供應者。破壞森林，最終人類也須承受苦果。

山中靈思

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眾子顯出來。因為受造之物屈服在虛空之下，不是自己願意，而是因那使它屈服的叫他如此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從敗壞的轄制下得釋放，得享上帝兒女榮耀的自由。我們知道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，一同忍受陣痛，直到如今。

（羅八 19-22）

從生態神學的角度中，人與上帝及自然之間互有關係，構成「上帝——人——自然」這種三角關係。自我們將自然物化、只視自然為資源肆意取為己用時，罪由此而生。我們與自然的關係割裂了，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也破裂了。其他受造物因我們的罪而受牽連，因我們的自私自利而受苦；土地亦因我們的罪而受咒詛，長出荊棘和蒺藜，對人類的苛索作出反抗（創三 17-18）。我們卻聽不到樹木的嘆息，聽不到鳥兒的悲鳴，聽不到蠑螈和青蛙的呻吟。當我們理所當然地任意享受森林的資源時，屬靈生命已悄悄死亡。

藉着他，上帝使萬有與自己和好，
無論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
都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。
（西一 20）

解決之道在於復和。主耶穌基督是無罪的羔羊，祂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犧牲，呼籲我們悔改回轉、與萬物復和。當我們願意在上帝面前承認我們的罪、承認對自然造成的傷害和虧欠，我們的屬靈生命才能獲得救贖重生，心靈得以自由。而主耶穌這份白白犧牲的愛，亦為我們這些信靠祂的人作榜樣，叫我們效法基督的愛重新與自然建立關係，為保護自然作出犧牲，不再以私慾凌駕自然的福祉。保持森林的豐饒、永續森林的生命，應該是我們的使命。

在離開香港最成熟的次生林之前，或許可以抱抱森林中的大樹，聽聽它們的嘆息，真誠地對它們說聲「對不起」，承諾回去以後會盡量節制使用森林資源。與自然復和，不單是給森林二次生命，也讓我們的屬靈生命再度重生。

反思問題

一、你有聽到森林的嘆息嗎？你感受到森林因人類過度苛索而受的苦楚嗎？

二、你承認自己對自然造成的傷害和虧欠嗎？你有將私慾凌駕在自然的福祉之上嗎？

三、你認為怎樣做才能與自然復和？

祈禱

感謝主創造森林，給我們供應生活所需，但我們卻不自覺地過分耗用森林資源，令大量樹木被砍伐，造成氣候變化。我們現真誠地認罪悔改，在日常生活中減少使用森林資源，希望能與自然、祢的關係復和，阿們。

了解本篇路線資料：

參考資料

- 何崇謙：《生態神學：自然與自我》(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二十六期 (1999.1))，頁 44-58。
- 雷建華：《生態神學初探》(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十四期 (1993.1))，頁 5-31。
- H. Paul Santmire, *The Travail Of Nature: The Ambiguous Ecological Promise Of Christian Theology* (Philadelphia: Fortress Press, 1985), p.9.
- 施莉雅．迪恩—德拉蒙德 (Celia Deane-Drummond)：《生態神學入門：關愛地球的神學》。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，2021。